資治通鑑/卷28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八十八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八十九 後漢紀四

► 卷二百九十

上章閹茂，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89卷

【後漢紀四】　上章閹茂，一年。

隱皇帝下乾祐三年（庚戌，公元九五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未，加鳳翔節度使趙暉兼侍中。

密州刺史王萬敢請益兵以攻唐。詔以前沂州刺史郭瓊為東路行營都部署，帥禁軍及齊州兵赴之。

郭威請勒兵北臨契丹之境，詔止之。

丙寅，遣使詣河中、鳳翔收瘞戰死及餓殍遺骸，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。

唐主聞漢兵盡平三叛，始罷李金全北面行營招討使。

唐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多斂民財以賂權貴，權貴爭譽之。在壽州積年，恐被代，欲以警急

自固，妄奏稱漢兵將大舉南伐。二月，唐主以東都留守燕王弘冀為潤、宣二州大都督，鎮潤州，寧國節度使周宗為東都留守。

朝廷欲移易藩鎮，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，許之。

甲申，郭威行北邊還。福州人或詣建州告唐永安留後查文徽，雲吳越兵已棄城去，請文徽為帥。文徽信之，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，文徽自以步騎繼之。會大雨，水漲，誨一夕行七百里，至城下，敗福州兵，執其將馬先進等。庚寅，文徽至福州，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。誨曰：「閩人多詐，未可信也，宜立寨徐圖。」文徽曰：「疑則變生，不若乘機據其城。」因引兵徑進。誨整眾鳴鼓，止於江湄。文徽不為備，程勒兵出擊之，唐兵大敗。文徽墮馬，為福人所執，士卒死者萬人。誨全軍歸劍州。程送文徽於錢唐，吳越王弘俶獻於五廟而釋之。

丁亥，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。吏民詣闕上書，以審交有仁政，乞留葬汝州，得奉事其丘壟，詔許之。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，以為立祠，歲時享之。太師馮道曰：「吾嘗為劉君僚佐，觀其為政，無以逾人，非能減其租賦，除其徭役也，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。此亦眾人所能為，但他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，故汝人愛之如此。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，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！」

甲午，吳越丞相、昭化節度使、同平章事杜建徽卒。

乙未，以前永興節度使越匡贊為左驍衛上將軍。

三月，丙午，嘉慶節，鄴都留守高行周、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、泰寧節度使符彥卿、昭義節度使常思、安遠節度使楊信、安國節度使薛懷讓、成德節度使武行德、彰德節度使郭瑾、保大留後王饒皆入朝。

甲寅，詔營寢廟於高祖長陵、世祖原陵，以時致祭。有司以費多，寢其事，以至國亡，二陵竟不沾一奠。

壬戌，徙高行周為天平節度使，符彥卿為平盧節度使。甲子，徙慕容彥超為泰寧節度使。

永安節度使折從阮舉族入朝。

夏，四月，戊辰朔，徙薛懷讓為匡國節度使。庚午，徙折從阮為武勝節度使。壬申，徙楊信為保大節度使，徒鎮國節度使劉詞為安國節度使，永清節度使王令溫為安遠節度使。李守貞之亂，王饒潛與之通。守貞平，眾謂饒必居散地。及入朝，厚結史弘肇，遷護國節度使，聞者駭之。

楊邠求解樞密使，帝遣中使諭止之。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：「樞密重地，難以久居，當使後來者迭為之，相公辭之是也。」帝聞之，不悅，辛巳，以虔裕為鄭州防禦使。

朝廷以契丹近入寇，橫行河北，諸藩鎮各自守，無扞御之者，議以郭威鎮鄴都，使督諸將以備契丹。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，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，弘肇曰：「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，諸軍畏服，號令行矣。」帝卒從弘肇議。弘肇怨逢吉異議，逢吉曰：「以內制外，順也；今反以外制內，其可乎！」壬午，制以威為鄴都留守、天雄節度使，樞密使如故。仍詔河北，兵甲錢穀，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。明日，朝貴會飲於竇貞固之第，弘肇舉大觴屬威，厲聲曰：「昨日廷議，一何同異！今日為弟飲之。」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：「是國家之事，何足介意！」弘肇又厲聲曰：「安定國家，在長槍大劍，安用毛錐！」王章曰：「無毛錐，則財賦何從可出？」自是，將相始有隙。

癸未，罷永安軍。

壬辰，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為貴州刺史、天雄牙內都指揮使。榮本姓柴，父守禮，郭威之妻兄也，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。

五月，己亥，以府州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折德扆為本州團練使。德扆，從阮之子也。

庚子，郭威辭行，言於帝曰：「太后從先帝久，多歷天下事，陛下富於春秋，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。親近忠直，放遠讒邪，善惡之間，所宜明審。蘇逢吉、楊邠、史弘肇皆先帝舊臣，盡忠徇國，願陛下推心任之，必無敗失。至於疆埸之事，臣願竭其愚戇，庶不負驅策。」帝斂容謝之。威至鄴都，以河北困弊，戒邊將謹守疆埸，嚴守備，無得出侵掠，契丹入寇，則堅壁清野以待之。

辛丑，敕：「防禦、團練使，自非軍期，無得專奏事，皆先申觀察使斟酌以聞。」

丙午，以皇弟山南西道節度使承勳為開封尹，加兼中書令，實未出閣。

平盧節度使劉鍼，貪虐恣橫，朝廷欲征之，恐其拒命，因沂、密用兵於唐，遣前沂州刺史郭瓊將兵屯青州。鍼不自安，置酒召瓊，伏兵幕下，欲害之。瓊知其謀，悉屏左右，從容如會，了無懼色，鍼不敢發。瓊因諭以禍福，鍼感服，詔至即行。庚戌，鍼入朝。辛亥，以瓊為潁州團練使。

癸丑，王章置酒會諸朝貴，酒酣，為手勢令，史弘肇不閒其事，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，屢教之。蘇逢吉戲之曰：「旁有姓閻人，何憂罰爵！」弘肇妻閻氏，本酒家倡也，意逢吉譏之，大怒，以丑語詬逢吉，逢吉不應。弘肇欲毆之，逢吉起去。弘肇索劍欲追之，楊邠泣止之曰：「蘇公宰相，公若殺之，置天子何地，願孰思之！」弘肇即上馬去，邠與之聯鑣，送至其第而還。於是將相如水火矣。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，不能得。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，既而中止，曰：「吾去朝廷，止煩史公一處分，吾齏粉矣！」王章亦忽忽不樂，欲求外官，楊、史固止之。

閏月，宮中數有怪。癸巳，大風雨，發屋拔木，吹鄭門扉起，十餘步而落。震死者六七人，水深平地尺餘。帝召司天監趙延乂，問以禳祈之術，對曰：「臣之業在天文時日，禳祈非所習也。然王者欲弭災異，莫如修德。」延乂歸，帝遣中使問：「如何為修德？」延乂對：「請讀《貞觀政要》而法之。」

六月，河決鄭州。

馬希萼既敗歸，乃以書誘辰、溆州及梅山蠻，欲與共擊湖南。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，大喜，爭出兵赴之，遂攻益陽。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，戰於淹溪，璠敗死。

秋，七月，唐歸馬先進等於吳越以易查文徽。

馬希萼又遣群蠻攻迪田，八月，戊戌，破之，殺其鎮將張延嗣。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，處超敗死。潭人震恐，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。

庚子，蜀主立其弟仕毅為夔王，仁贄為雅王，仁裕為彭王，仁操為嘉王。己酉，立子玄喆為秦王，玄珏為褒王。

晉李太后在建州，臥病，無醫藥，惟與晉主仰天號泣，戟手罵杜重威、李守貞曰：「吾死不置汝！」戊午，卒。周顯德中，有自契丹來者云：「晉主及馮後尚無恙，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。」

馬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。九月，辛巳，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，不許。亦賜楚王希廣詔，勸以敦睦。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，怒，遣使稱藩於唐，乞師攻楚。唐加希萼同平章事，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，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。冬，十月，丙午，希廣遣使上表告急，言：「荊南、嶺南、江南連謀，欲分湖南之地，乞發兵屯澧州，以扼江南、荊南援朗州之路。」

丁未，以吳越王弘俶為諸道兵馬元帥。

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，諸將屢敗，憂形於色。劉彥瑫言於希廣曰：「朗州兵不滿萬，馬不滿千，都府精兵十萬，何憂不勝！願假臣兵萬餘人，戰艦百五十艘，逕入朗州縛取希萼，以解大王之憂。」王悅，以彥瑫為戰棹都指揮使、朗州行營都統。彥瑫入朗州境，父老爭以牛酒犒軍，曰：「百姓不願從亂，望都府之兵久矣！」彥瑫厚賞之。戰艦過，則運竹木以斷其後。是日，馬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、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。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，頃之，風回，反自焚。彥瑫還走，江路已斷，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。希廣聞之，涕泣不知所為。希廣平日罕頒賜，至是，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。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眾，反狀已明，請殺之。希廣曰：「吾自害其弟，何以見先王於地下！」

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他道擊朗州，至龍陽，聞彥瑫敗，退屯益陽。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，張暉紿其眾曰：「我以麾下出賊後，汝輩留城中待我，相與合勢擊之。」既出，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。朗兵知城中無主，急擊之，士卒九千餘人皆死。

吳越王弘俶歸查文徽於唐，文徽得喑疾，以工部尚書致仕。

十一月，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蜀太師、中書令宋忠武王趙廷隱卒。

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駢說馬希萼曰：「公忘父兄之仇，北面事唐，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！」希萼將斬之，駢曰：「古者兵交，使在其間，駢若愛死，安肯此來！駢之言非私於潭人，實為公謀也。」乃釋之，使還報曰：「大義絕矣，非地下不相見也！」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，辛未，希萼留其子光贇守朗州，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，自稱順天王。

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、寧江節度使王殷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。殷，瀛州人也。

朝廷議發兵，以安遠節度使王令溫為都部署，以救潭州，會內難作，不果。

帝自即位以來，樞密使、右僕射、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，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，歸德節度使、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衛，三司使、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。邠頗公忠，退朝，門無私謁，雖不卻四方饋遺，有餘輒獻之。弘肇督察京城，道不拾遺。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，公私困竭，章捃摭遺利，吝於出納，以實府庫。屬三叛連衡，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。及事平，賜予之外，尚有餘積，以是國家粗安。章聚斂刻急。舊制，田稅每斛更輸二升，謂之「雀鼠耗」，章始令更輸二斗，謂之「省耗」；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，章台令入者八十，出者七十七，謂之「省陌」；有犯鹽、麴、酒麴之禁，錙銖涓滴，罪皆死；由是百姓愁怨。章尤不喜文臣，嘗曰：「此輩授之握算，不知縱橫，何益於用！」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，吏已高其估，章更增之。帝左右嬖倖浸用事，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，邠等屢裁抑之。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，弘肇怒而斬之。武德使李業，太后之弟也，高祖使掌內帑，帝即位，尤蒙寵任。會宣徽使闕，業意欲之，帝及太后亦諷執政；邠、弘肇以為內使遷補有次，不可以外戚超居，乃止。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，久而不補。樞密承旨聶文進、飛龍使後匡贊、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，久不遷官，共怨執政。文進，并州人也。劉銖罷青州歸，久奉朝請，未除官，常戟手於執政。帝初除三年喪，聽樂，賜伶人錦袍、玉帶。伶人詣弘肇謝，弘肇怒曰：「士卒守邊苦戰，猶未有以賜之，汝曹何功而得此！」皆奪以還官。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為後，邠以為太速。夫人卒，帝欲以後禮葬之，邠復以為不可。帝年益壯，厭為大臣所制。邠、弘肇嘗議事於帝前，帝曰：「審圖之，勿令人有言！」邠曰：「陛下但禁聲，有臣等在。」帝積不能平，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：「邠等專恣，終當為亂。」帝信之。嘗夜聞作坊鍛聲，疑有急兵，達旦不寐。司空、同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弘肇有隙，知李業等怨弘肇，屢以言激之。帝遂與業、文進、匡贊、允明謀誅邠等，議既定，入白太后。太后曰：「茲事何可輕發！更宜與宰相議之。」業時在旁，曰：「先帝嘗言，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，懦怯誤人。」太后復以為言，帝忿曰：「國家之事，非閨門所知！」拂衣

而出。乙亥，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，晉卿恐事不成，詣弘肇第欲告之，弘肇以他故辭不見。

丙子旦，邠等入朝，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，殺邠、弘肇、章於東廡下。文進亟召宰相、朝臣班於崇元殿，宣云：「邠等謀反，已伏誅，與卿等同慶！」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，帝親諭之，且曰：「邠等以稚子視朕，朕今始得為汝主，汝輩免橫憂矣！」皆拜謝而退。又召前節度使、刺史等升殿諭之，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、黨與、傔從，盡殺之。

弘肇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，邠等死，帝遣供奉官孟業繼密詔詣澶州及鄴都，令鎮寧節度使李洪義殺殷，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、步軍都指揮使真定曹威殺郭威及監軍、宣徽使王峻。洪義，太后之弟也。又急詔征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、平盧節度使符彥卿、永興節度使郭從義、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、匡國節度使薛懷讓、鄭州防禦使吳虔裕、陳州刺史李穀入朝。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，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衛同事，內侍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。洪建，業之兄也。

時中外人情憂駭，蘇逢吉雖惡弘肇，而不預李業等謀，聞變驚愕，私謂人曰：「事太匆匆，主上倘以一言見問，不至於此。」業等命劉銖誅郭威、王峻之家，銖極其慘毒，嬰孺無免者。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，洪建但使人守視，仍飲食之。

丁丑，使者至澶州，李洪義畏懦，慮王殷已知其事，不敢發，乃引孟業見殷。殷囚業，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。威召樞密吏魏仁浦，示以詔書曰：「奈何？」仁浦曰：「公，國之大臣，功名素著，加之握強兵，據重鎮，一旦為群小所構，禍出非意，此非辭說所能解。時事如此，不可坐而待死。」威乃召郭崇威、曹威及諸將，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，且曰：「吾與諸公，披荊棘，從先帝取天下，受托孤之任，竭力以衛國家，今諸公已死，吾何心獨生！君輩當奉行詔書，取吾首以報天子，庶不相累。」郭崇威等皆泣曰：「天子幼沖，此必左右群小所為，若使此輩得志，國家其得安乎！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，蕩滌鼠輩以清朝廷，不可為單使所殺，受千載惡名。」翰林天文趙修己謂郭威曰：「公徒死何益！不若順眾心，擁兵而南，此天啟也。」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，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，戊寅，自將大軍繼之。

慕容彥超方食，得詔，捨匕箸入朝。帝悉以軍事委之。己卯，吳虔裕入朝。

帝聞郭威舉兵南向，議發兵拒之。前開封尹侯益曰：「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，官軍不可輕出，不若閉城以挫其鋒，使其母妻登城招之，可不戰而下也。」慕容彥超曰：「侯益衰老，為懦夫計耳。」帝乃遣益及閻晉卿、吳虔裕、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。

是日，郭威已至澶州，李洪義納之。王殷迎謁慟哭，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。帝遣內養鷹脫覘郭威，威獲之，以表置鷹脫衣領中，使歸白帝曰：「臣昨得詔書，延頸俟死。郭崇威等不忍殺臣，雲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，逼臣南行，詣闕請罪。臣求死不獲，力不能制。臣數日當至闕庭。陛下若以臣為有罪，安敢逃刑！若實有譖臣者，願執付軍前以快眾心，臣敢不撫諭諸軍，退歸鄴都！」

庚辰，郭威趣滑州。辛巳，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。延渥，洛陽人，其妻晉高祖女永寧公主也。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，且諭之曰：「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，今遇之，交戰則非入朝之義，不戰則為其所屬。吾欲全汝曹功名，不若奉行前詔，吾死不恨！」皆曰：「國家負公，公不負國，所以萬人爭奮。如報私仇，侯益輩何能為乎！」王峻徇於眾曰：「我得公處分，俟克京城，聽旬日剽掠。」眾皆踴躍。

辛巳，鷹脫至大梁。前此帝議自往澶州，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。帝甚有悔懼之色，私謂竇貞固曰：「屬者亦太草草。」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，蘇禹珪以為未可，業拜禹珪於帝前，曰：「相公且為天子勿惜府庫！」乃賜禁軍人二十緡，下軍半之，將士在北者給其家，仍使通家信以誘之。

壬午，郭威軍至封丘，人情恟懼。太后泣曰：「不用李濤之言，宜其亡也！」慕容彥超恃其驍勇，言於帝曰：「臣視北軍猶蟻蠓耳，當為陛下生致其魁！」退，見聶文進，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，頗懼，曰：「是亦劇賊，未易輕也！」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羲、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。羲，像先之子也。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。

癸未，南、北軍遇於劉子陂。帝欲自出勞軍，太后曰：「郭威吾家故舊，非死亡切身，何以至此！但按兵守城，飛詔諭之，觀其志趣，必有辭理，則君臣之禮尚全，慎勿輕出。」帝不從。時扈從軍甚盛，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：「大須在意！」對曰：「有臣在，雖郭威百人，可擒也！」至暮，兩軍不戰，帝還宮。慕容彥超大言曰：「陛下來日宮中無

事，幸再出觀臣破賊。臣不必與之戰，但叱散使歸營耳！」

甲申，帝欲再出，太后力止之，不可。既陳，郭威戒其眾曰：「吾來誅群小，非敢敵天子也，慎勿先動。」久之，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，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。彥超馬倒，幾獲之。彥超引兵退，麾下死者百餘人，於是諸軍奪氣，稍稍降於北軍。侯益、吳虔裕、張彥超、袁義、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，威各遣還營，又謂宋延渥曰：「天子方危，公近親，宜以牙兵往衛乘輿，且附奏陛下，願乘間早幸臣營。」延渥未至御營，亂兵雲擾，不敢進而還。比暮，南軍多歸於北。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。是夕，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，餘皆逃潰。乙酉旦，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阪上，下馬免冑往從之，至則帝已去矣。帝策馬將還宮，至玄化門，劉銖在門上，問帝左右：「兵馬何在？」因射左右。帝回轡，西北至趙村，追兵已至，帝下馬入民家，為亂兵所弒。蘇逢吉、閻晉卿、郭允明皆自殺。聶文進挺身走，軍士追趕斬之。李業奔陝州，後匡贊奔兗州。郭威聞帝遇弒，號慟曰：「老夫之罪也！」威至玄化門，劉銖雨射城外。威自迎春門入，歸私第，遣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將兵守明德門。諸軍大掠，通夕煙火四發。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，執再榮，盡掠其財，既而進曰：「某等昔嘗趨走麾下，一旦無禮至此，何面目復見公！」遂刎其首而去。

吏部侍郎張允，家貲以萬計，而性吝，雖妻亦不之委，常自系眾鑰於衣下，行如環珮。是夕，匿於佛殿藻井之上，登者浸多，板壞而墜，軍士掠其衣，遂以凍卒。

初，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，與魏仁浦為鄰，欲並仁浦所居以自廣，屢譖仁浦於帝，幾至不測。至是，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，仁浦謝曰：「因亂而報怨，吾所不為也！」郭威聞之，待仁浦益厚。

右千牛衛大將軍棗強趙鳳曰：「郭侍中舉兵，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；而鼠輩敢爾，乃賊也，豈侍中意邪！」執弓矢，踞胡床，坐於巷首，掠者至，輒射殺之，裡中皆賴以全。

丙戌，獲劉銖、李洪建，囚之。銖謂其妻曰：「我死，汝且為人婢乎？」妻曰：「以公所為，雅當然耳！」

王殷、郭崇威言於郭威曰：「不止剽掠，今夕止有空城耳。」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，不從則斬之。至晡，乃定。

竇貞固、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，郭威使人訪求得之，尋復其位。貞固為相，值楊、史弄權，李業等作亂，但以凝重處其間，自全而已。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。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，葬以公禮。威不許，曰：「倉猝之際，吾不能保衛乘輿，罪已大矣，況敢貶君乎！」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，威見，猶拜之，道受拜如平時，徐曰：「侍中此行不易！」丁亥，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，且奏稱：「軍國事殷，請早立嗣君。」太后誥稱：「郭允明弒逆，神器不可無主。河東節度使崇，忠武節度使信，皆高祖之弟；武寧節度使贇，開封尹勳，高祖之子。其令百官議擇所宜。」贇，崇之子也，高祖愛之，養視如子。郭威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，請以勳為嗣。太后曰：「勳久羸疾不能起。」威出諭諸將，諸將請見之，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，諸將乃信之。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。己丑，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贇承大統。太后誥所司，擇日，備法駕迎贇即皇帝位。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、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。郭威之討三叛也，每見朝廷詔書，處分軍事皆合機宜，問使者：「誰為此詔？」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。威曰：「宰相器也。」入城，訪求得之，甚喜。時大雪，威解所服紫袍衣之，令草太后誥令，迎新君儀注。蒼黃之中，討論撰定，皆得其宜。

初，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。永德，郭威之婿也，會楊邠等誅，密詔思殺永德。思素聞郭威多奇異，囚永德以觀變，及威克大梁，思乃釋永德而謝之。庚寅，郭威帥百官上言：「比皇帝到闕，動涉浹旬，請太后臨朝聽政。」

先是，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，朱進忠引兵會之。崔洪璉兵敗，奔還長沙。希萼引兵繼進，攻岳州，刺史王贇拒之，五日不克。希萼使人謂贇曰：「公非馬氏之臣乎？不事我，欲事異國乎？為人臣而懷貳心，豈不辱其先人？」贇曰：「亡父為先王將，六破淮南兵。今大王兄弟不相容，贇常恐淮南坐收其弊，一旦以遺體臣淮南，誠辱先人耳！大王苟能釋憾罷兵，兄弟雍睦如初，贇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，豈有二心乎？」希萼慚，引兵去。辛卯，至湘陰，焚掠而過。至長沙，軍於湘西，步兵及蠻兵軍於岳麓，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。

馬希廣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，屬於南津，以馬希崇為監軍。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駝口，扼湘陰路，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，扼柵路。可瓊，德勳之子也。

壬辰，太后始臨朝，以王峻為樞密使，袁羲為宣徽南院使，王殷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，

郭崇威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，曹威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，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。

劉銖、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，而赦其家。郭威謂公卿曰：「劉銖屠吾家，吾復屠其家，怨仇反覆，庸有極乎！」由是數家獲免。王殷屢為洪建請免死，郭威不許。後匡贊至兗州，慕容彥超執而獻之。李業至陝州，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。業懷金將奔晉陽，至絳州，盜殺之而取其金。

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奔荊南。高保融曰：「彼貳於蜀，安肯盡忠於我！」執之，歸於蜀，伏誅。

鎮州、刑州奏：「契丹主將數萬騎入寇，攻內丘，五日不克，死傷其眾。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，引契丹入城，屠之，又陷饒陽。」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，國事權委竇貞固、蘇禹珪、王峻，軍事委王殷。十二月，甲午朔，郭威發大梁。

丁酉，以翰林學士、戶部侍郎范質為樞密副使。

初，蠻酋彭師暠降於楚，楚人惡其獷直。楚王希廣獨憐之，以為強弩指揮使，領辰州刺史，師暠常欲為希廣死。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，營於江西，師暠登城望之，言於希廣曰：「朗人驟勝而驕，雜以蠻兵，攻之易破也。願假臣步卒三千，自巴溪渡江，出岳麓之後，至水西，令許可瓊以戰艦渡江，腹背合擊，必破之。前軍敗，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。」希廣將從之。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，許分湖南而治，可瓊有貳心，乃謂希廣曰：「師暠與梅山諸蠻皆族類，安可信也！可瓊世為楚將，必不負大王，希萼竟何能為！」希廣乃止。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。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，日賜可瓊銀五百兩，希廣屢造其營計事。可瓊常閉壘，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。希廣歎曰：「真將軍也，吾何憂哉！」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，與希萼會水西，約為內應。一旦，彭師暠見可瓊，瞋目叱之，拂衣入見希廣曰：「可瓊將叛國，人皆知之，請速除之，無貽後患。」希廣曰：「可瓊，許侍中之子，豈有是邪！」師暠退，歎曰：「王仁而不斷，敗亡可翹足俟也！」

潭州大雪，平地四尺，潭、朗兩軍久不得戰。希廣信巫覡及僧語，塑鬼於江上，舉手以卻朗兵，又作大像於高樓，手指水西，怒目視之，命眾僧日夜誦經，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。

甲辰，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真等以蠻兵三千陳於楊柳橋，敬真望韓禮營旌旗紛錯，曰：「彼眾已懼，擊之易破也。」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，手劍擊禮，不中，軍中驚擾。敬真等乘其亂擊之，禮軍大潰，禮被創走，至家而卒。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，步軍指揮使吳宏、小門使楊滌相謂曰：「以死報國，此其時矣！」各引兵出戰。宏出清泰門，戰不利。滌出長樂，戰自辰至午，朗兵小卻。許可瓊、劉彥瑫按兵不救。滌士卒饑疲，退就食。彭師暠戰於城東北隅。蠻兵自城東縱火，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，可瓊舉全軍降希萼，長沙遂陷。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，殺吏民，焚廬舍，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，皆為灰燼，所積寶貨，皆入蠻落。李彥溫望見城中火起，自駝口引兵救之，朗人已據城拒戰。彥溫攻清泰門，不克，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，遂奔唐。張暉降於希萼。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。吳宏戰，血滿袖，見希萼曰：「不幸為許可瓊所誤，今日死，不愧先王矣！」彭師暠投槊於地，大呼請死。希萼歎曰：「鐵石人也！」皆不殺。

乙巳，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，閉城，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皋、弟弘節、都軍判官唐昭胤及鄧懿文、楊滌等，皆獲之。希萼謂希廣曰：「承父兄之業，豈無長幼乎？」希廣曰：「將吏見推，朝廷見命耳。」希萼皆囚之。丙午，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。丁未，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、武安、武平、靜江、寧遠等軍節度使、楚王。以希崇為節度副使、判官府事，湖南要職，悉以朗人為之。爨食李弘皋、弘節、唐昭胤、楊滌，斬鄧懿文於市。戊申，希萼謂將吏曰：「希廣懦夫，為左右所制耳，吾欲生之，可乎？」諸將皆不對。朱進忠嘗為希廣所答，對曰：「大王三年血戰，始得長沙，一國不容二主，他日必悔之。」戊申，賜希廣死。希廣臨刑，猶誦佛書，彭師暠葬之於瀏陽門外。

武寧節度使贊留右都押牙鞏延美、元從都教練使楊溫守徐州，與馮道等西來，在道仗衛，皆如王者，左右呼萬歲。郭威至滑州。留數日，贊遣使慰勞。諸將受命之際，相顧不拜，私相謂曰：「我輩屠陷京城，其罪大矣，若劉氏復立，我輩尚有種乎！」己酉，威聞之，即引兵行，趣澶州。辛亥，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。

楚王希萼以子光贊為武平留後，以何敬真為朗州牙內都指揮使，將兵戍之。希萼召拓跋恆，欲用之，恆稱疾不起。

壬子，郭威渡河，館於澶州。癸丑旦，將發，將士數千人忽大噪。威命閉門，將士逾垣登屋而入曰：「天子須侍中自為之，將士已與劉氏為仇，不可立也！」或裂黃旗以被威

體，共扶抱之，呼萬歲震地，因擁威南行。威乃上太后箋，請奉漢宗廟，事太后為母。丙辰，至韋城，下書撫諭大梁士民，以昨離河上，在道秋毫不犯，勿有懷疑。戊午，威至七里店，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，因勸進。威營於皋門村。

武寧節度使贇已至宋州，王峻、王殷聞澶州軍變，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，又遣前申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。崇威忽至宋州，陳於府門外，贇大驚，闔門登樓詰之。對曰：「澶州軍變，郭公慮陛下未察，故遣崇威來宿衛，無他也。」贇召崇威，崇威不敢進。馮道出與崇威語，崇威乃登樓，贇執崇威手而泣。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。少頃，崇威出，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為贇宿衛，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曰：「觀崇威視瞻舉措，必有異謀。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帝，而陛下深入不止，禍其至哉！請急召張令超，諭以禍福，使夜以兵動崇威，奪其兵。明日，掠睢陽金帛，募士卒，北走晉陽。彼新定京邑，未暇追我，此策之上也！」贇猶豫未決。是夕，崇威密誘令超，令超帥眾歸之。贇大懼。

郭威遣贇書，雲為諸軍所迫，召馮道先歸，留趙上交、王度奉侍。道辭行，贇曰：「寡人此來所恃者，以公三十年舊相，故無疑耳。今崇威奪吾衛兵，事危矣，公何以為計？」道默然。客將賈貞數目道，欲殺之。贇曰：「汝輩勿草草，此無預馮公事。」崇威遷贇於外館，殺其腹心董裔、賈貞等數人。

己未，太后誥，廢贇為湘陰公。

馬鐸引兵入許州，劉信惶惑自殺。

庚申，太后誥，以侍中監國。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。壬戌夜，監國營有步兵將校醉，揚言向者澶州騎兵扶立，今步兵亦欲扶立，監國斬之。

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、黃瓊芝為女侍中，朝服冠帶，參決政事。宗室勳舊，誅戮殆盡，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